

“作家”周久耕的写作权

超声波
Ultrasonic Wave

开始写作的周久耕,与他是不是贪官已经没有关系,他要写官场小说也好,要写别的什么也好,这是他的权利。

□时事评论员 刘洪波

周久耕不上诉了,他告诉律师,正在写一部小说,内容是反映官场的,已经完成了3.5万字,题目还没有拟定。

这个消息,又引起一阵舆论潮涌。有给他小说取名的,有要他不如写自传的,有感慨贪官多写书的,有要提防写作动机的,有说监狱怎么像干休所的……说实话,议论中讥讽的、取笑的、插科打诨的不少,期其可成的人不多。

我感觉到了一股穷追猛打的劲头,但并不觉得这就是舆论正义,虽然我知道他们并不缺乏正义感。

周久耕已成为一个无需注释的名字,“一言成名天下知”,由此逆拂众意,从一张在会议上讲话的照片开始,直至被判刑11年。11年牢狱,这就是周久耕作为一名贪官所付出的代价。而开始写作的周久耕,与他是不是贪官已经没有关系,他要写官场小说也好,要写别的什么也好,这是他的权利。

一个人的写作是否会被出版,这大多被纳入了公共管理,但写作是私权利,无可剥夺,也无须剥夺。出版是写作的社会化过程,而写作本身,不过一个

人呈现自己的大脑里面的东西而已。故此,写作可以说是纯粹的私人领域。你可以讥讽作为官员的周久耕的言论,可以嘲笑作为官员的周久耕的犯罪行为,但你不可以讥讽与嘲笑作为一个人的周久耕的正常行为。或许你可以私下嘲笑,这种态度是否道德,我无法评说;但公众舆论对一个人(哪怕是囚犯)要进行写作的表示加以嘲弄,恐怕就不可谓厚道,不可谓正义,不可谓光明。

现在,周久耕作为官员的符号,这一个身份已经确立,而他作为自己,一个普通人的意义,基本上已不在公众的意识之中。作为官员的符号,周久耕遭受人们的炮轰,受到人们的耻笑,成为公共情绪的泄水缸。而作为一个人,他所拥有的权利,对他的人格尊重,可能已被遗忘了。

我估计,人们还没有习惯于把一个人作为人的权利,与他的社会行为加以区分。这个国家有过非常沉重的历史,一个人塌台了,就会被人“踏上一万只脚”,“永世不得翻身”,国家主席也不例外。不管是因为意识形态,还是因为触犯法律,一个人要承接很多愤怒,愤怒来自于正义感过于

高亢的人们。在正义感的包裹下,不正义的情绪不仅纷纷出笼,而且还看起来比正义更加正义。

需要分辨作为官员的周久耕,与作为官员符号的周久耕,以及作为个人的周久耕。这三重身份中,作为官员的周久耕,因为其言论而民意沸腾,最终被查处判刑,这个过程我们已经看到。作为官员符号的周久耕,被人们作为表达总体情绪的发泄点,因为他已经塌台,所以说他什么已经不再有风险,不再有麻烦,通过说他来表达对官员的一般性情绪,这也算便宜行事,我不能说这有太大的背谬,但应该说当我们如此快意其事时,可能会使这个符号后面的人“受刑过度”。作为个人的周久耕,就像我们每一个人一样,拥有权利与义务,拥有人格与尊严,拥有隐私与缺陷。

作为个人,周久耕有权写作,他的写作应当像别人的写作一样得到允许、宽容和尊重。有人可能说,一个贪官还写什么书呢,又写得了什么书呢?那么按照同样的道理,几十年前说一个“黑五类”就不能做这不能做那,以至于《芙蓉镇》中的右派分子秦书田要结婚,都

要接受一番“右派也要结婚”的嘲弄。人的基本权利是不分好人和坏人的,写作就是一种,贪官也好,以前的坏分子也好,或者江洋大盗也好,都有。至于写作能力的高下,这更是不值得嘲笑的理由,因为写作面对的是自己,哪怕有发表的愿望,首先也是写给自己来。

周久耕要写小说,这没有什么奇怪的,没有什么值得批评的。当然,我也不是说应该为之感到高兴。这只是一个个人行为,我们知道了,就够了。或许,我们还可以期待他是一个严肃的写作者,预祝他写作能够写成。毕竟,一个人如果在监狱里写出作品来,这是很不容易的。我们没有坐过监狱,所以可能难以想象在那种状态下的处境。哪怕他是你的敌人,现在他坐在牢里,至于你可以认为你胜利了,我们甚至要关注他是否受到了人道的对待,当然,对坐牢的官员来说,我们也应当反对他享受公职的余荫。

刘洪波

(著名评论家 资深媒体人)



现代快报庆特刊(10月12日)

致读者

因国庆长假和编辑部集中精力打造快报“10周年报庆特刊”的缘故,星期柒新闻周刊在10月4日、11日休刊两期。这期间,不少读者致电“柒周刊”,询问休刊缘故。此次休刊给读者带来了困扰和不便,我们在此向读者表示诚挚的歉意。“柒周刊”创刊接近两年,很荣幸也很感动有这么多读者与我们一路同行。一些读者在电话和来信中表示,一年多以来,他们已经养成了在周日阅读“柒周刊”的习惯,他们已经熟悉了“柒周刊”的版面安排,甚至已经对各个版面的编辑和特约记者、评论员,耳熟能详。对此,除了感动和付出更多的劳作,我们无以回报。

“新闻在全世界开花,在星期柒结果。”亲爱的读者,你们是采摘果实的人,你们对果实的品种、规格、质量有最终的发言权,你们的每一次称赞都是对我们的最高奖赏和鼓励;你们的每一句批评,都是对我们的鞭策。很高兴读者喜欢“读者来信”栏目,这是你们与我们沟通的平台,是一个小小的我们共有的家。我们在这里听到了很多溢美之词,我们也希望你们不吝惜你们的批评,我们会把它们当成逆耳忠言。

柒周刊编辑部

读者来信

Letters to the Editor

十年快报伴我成长

►回应快报报庆特刊《一张报纸的十年光影》(10月12日)

第一次读快报是在1999年,我还是一个大学生。那时的快报,有着独特的视角,充满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十年时间里,求学、毕业、成家、立业,我慢慢变得成熟,而快报也成长为了一份有深度、有很高社会公信力的报纸。现今看到快报十周年特刊,我激动不已,看到那些曾经让我或愤怒、或高兴、或悲哀的新闻图片,好像看到自己的十年时光流过眼前。只可惜特刊太薄、图片太少,意犹未尽,很希望以后能多看到一些这样总结和回顾性的特刊。这是我与快报共同成长的十年。祝愿快报越来越好! (南京 王庆瑜)

门票涨不涨,百姓做主

►回应《门票乱涨价缘于公园忘了姓“公”》(9月27日柒周刊07版)

祖国大好山河成了一些地方的“大好财源”,普通百姓没钱进不去。名胜古迹的“观赏权”属于人民,地方政府可以从当地名胜古迹的收入中获取部分利润,用于修缮和维护,但不能独占景点资源,把景区当成“摇钱树”,还要用诸多看似冠冕堂皇的理由来糊弄百姓,这样的做法极不妥当。门票在涨价之前,最好听听百姓的心声。(南京 黄金芝)

媒体的批评权、公众的知情权远远大于利益集团自赋的或他赋的历史使命。

——10月7日,《财经》杂志主编胡舒立,在《中国新闻周刊》发表文章《无法确定的愿景》,在文章中她希望,未来公开、公正、公平得到进一步的保障,记者没有那么多的“黑幕”可揭露。

胡舒立



直接引语

Voice and Opinion

“希望10年后的广东人能更加休闲,等你再到广东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坐在珠江边上喝咖啡。”
——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回答《江泽民传》作者库恩的提问。

“我们做的真是一件人人拍手称快的大好事。”
——山东冠县县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王振乾认为冠县网吧全部被关是为民办事。

“不要浪费警力,我们是有身份的人。”
——新疆建设兵团一官员夫人掌掴讲解员,该官员劝执法人员小事化了。

“一切因母亲而起。”
——法国第一夫人布吕尼承认过去8年一直都在接受心理治疗,原因是得知自己是母亲婚外情所生。

“这样做裁判可怜又可悲,根本不能有自己的意志!”
——全运会跳水一裁判退出裁判工作,称跳水金牌为内定。

“只是错误,而不是犯罪。”
——面对反对党指责5年前他在泰国花钱招男童的旧事,法国文化和通信部长密特朗如此回应。

“明白地说。”
——美国总统奥巴马使用频率最高的口头禅。

“听着,我的儿子们,这篇檄文激励的是那些自愿成为自杀式爆炸者的人。”
——本·拉丹的第一任妻子在其撰写的新书里透露本·拉丹要将自己的孩子训练成人肉炸弹。

“感谢你们告诉我她违例,我会立刻采取行动。”
——美国加州州长施瓦辛格对告发他妻子违反交通条例的人表示感谢。

“如果‘米老鼠国’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所设想的状态,那么中东和平进程仍将停滞不前。”
——巴勒斯坦政府总理法耶兹称,巴勒斯坦人将不会让自己成为“米老鼠”国。

白岩松新闻(上)



“我们要坚决捍卫工作为一个人、个体,在法律和相关条例下所拥有的权利。”

——白岩松主张保护河南安阳3.6亿福彩大奖得主个人隐私。

孟非零距离



“中国的很多乱象都源自于公民敬畏之心的缺失。”

——近日登泰山时,发现一些游客肆意攀爬古迹,孟非把原因上升到理论高度。

东升东升工作室



“有的时候,犬真的要比人好,不会说人话,但做的是人事。”

——南京的警犬在国庆阅兵安检立了大功,东升感慨颇深。

吴晓平听我韶韶



“当你争取到了这份很无奈的荣誉后,不能老是想利用它来产生价值。”

——南京云锦入选“非遗”,老吴打起了预防针。

名嘴同期声

Simultaneous Comments by Celebrities